

沉默的羔羊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美国] 托马斯·哈里斯 著 杨昊成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羔羊 / (美) 哈里斯 (Harris, T.) 著; 杨昊成译.
2 版.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3
书名原文: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ISBN 978-7-5447-0151-8

I. 沉… II. ①哈… ②杨…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0265 号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by Thomas Harris
Copyright © 1988 by Yazoo Fabrications, Inc.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orton L. Janklow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 登记号 图字:10-2005-145号

书 名 沉默的羔羊
作 者 [美国]托马斯·哈里斯
译 者 杨昊成
责任编辑 兰波 徐小傑
原文出版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8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毫米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270千
版 次 2007年3月第2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151-8
定 价 2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每人心中都有一个恶魔

《沉默的羔羊》中译本序

周黎明

每一个社会,无论人口多寡、经济强弱、素质优劣、居住疏密,都有变态者存在。每当出现连环杀手等耸人听闻的消息,网络上总会有人抱怨:某某地方尽出这类怪物。殊不知,这绝不是某地仅有的怪现象。谁能保证自己可爱的家乡或居住地人人都是灵魂洒满阳光、乐天助人的“艾美丽”。

深究起来,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变态恶魔,只不过,在正常境遇中,种种变态思想被外界的法律和伦理以及内化了的社会规范所约束罢了,有了想法多半不会去实施,很多想法在潜意识中就被自我压抑下去了。在战争等狂热环境里,像虐囚、杀人比赛,甚至人吃人那样的事情就会幽灵般抬头。犯下如此兽行的人往往并不是天生“坏人”,而是外界的放任唤醒了他们内心的恶魔。当然,说每个人都会如此蜕变也许夸张,但反观中外历史,很多人完全可能从“人”滑落到“兽”的地步。

其实,变态并不是兽行的同义词,变态是相对于常态而言。在现代社会,人类行为的准则是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尽量宽容许多曾经被视为变态的所作所为。但即便是再开明的社会、再健全的心理教育,也不可能完全防止所有的内心恶魔不咆哮而出,殃及社会。

或许托马斯·哈里斯是一名动物保护主义者,他看到人类屠杀羊羔以满足自己口福,找到了这种“常态”行为和莱克特变态吃人之间的暗合。莱克特是小说和电影世界上最迷人的食人族,如果说“野

牛比尔”之类是不自觉的恶魔,那么,他则是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性的超级恶魔。他不是因为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邪恶而作恶,他永远是这些邪恶的主人,跟大导演调度群众场面似的摆布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他不会因为作恶而内疚或恐惧,他非常享受自己的行为。他本身就是研究变态心理的超级专家。

研究犯罪心理,能帮助警方捉拿凶手,但更重要的是,能帮助普通人化解潜在的犯罪冲动。但在文艺作品中构思一个本身是专家的罪犯,就好比把警察局长安排成犯罪集团的幕后黑手,官盗一家,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性,是一种颇为高超的手法,也暗合了人性善恶同居一身的道理。

汉尼拔·莱克特最初出现在1981年出版的《红龙》中。这部小说已经两次被搬上银幕,1986年由迈克尔·曼导演的《猎人者》(*Manhunter*)并不卖座,莱克特在里面是个配角。但作者哈里斯事后显然意识到这个人物乃是至宝。到1988年《沉默的羔羊》,莱克特摇身升任男一号,经过1991年安东尼·霍普金斯的银幕演绎,成为了影史上数一数二的经典恶魔,即那种让人不寒而栗同时又目不转睛的高级魔王。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莱克特不是霍普金斯,他捕捉到了这个人物的灵魂、他的智商、他的敏捷、他的谈吐、他的智力游戏。他是一个恶魔,但他是一个浑身充满魅力的恶魔,相比之下,007影片中那些怀抱小猫、梦想摧毁世界的则是可笑不可怖的卡通恶魔而已。

《沉默的羔羊》从小说到电影,经历了短暂的三年时间,这三年中的读者怎么看待电影版,我不得而知。但我估计,更多读者像我一样,是被电影的名声推着回头去看小说的。电影一问世便成为经典,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五项大奖。但它并没有将小说扫进历史垃圾堆,相反,很多读者认为小说略胜一筹。文字和影像永远不可能互相取代,影像的优势,比如霍普金斯和朱迪·福斯特的表演(尤其是台词),是我们轻

声阅读绝对无法再现的；反之，文字能为我们提供更宽广的想象空间。

无论是小说版还是电影版，《沉默的羔羊》的精华在于莱克特和史达琳的交锋，一方是邪恶的诸葛亮，另一方是初出茅庐的刘备，他们的反差非常大，渗透到性别、年龄、个性、为人处世各个层面，这为他们俩的互相利用创造了绝妙的条件。莱克特需要从被囚的外在环境上升到控制者的心理高地，他的武器是挖掘并解析史达琳的幼年心灵创伤；而史达琳需要从一个实习生的卑微地位，通过破获一桩棘手案件，使自己上升到受人器重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她的手段是借用莱克特的大脑。他们仿佛是一对难舍难分的冤家，互相排斥又互相吸引，那种惺惺相惜的难缠之情到2001年的《汉尼拔》从隐性变为显性，两人的感觉几近恋人。试想，这两个角色甚至是可以互换的：在欠发达的社会中，出身卑微、从小饱受心理摧残的农家子弟更有可能造成心灵扭曲，做出类似马家爵那样的事来，而知识渊博、趣味高雅的社会精英，理应是栋梁之才，而不是社会的白蚁。故事中把两个人物的定位颠倒过来，实属天才之举，至少是极具原创性和挑战性，也是对社会定位和社会偏见的一种颠覆。

电影惜镜头如金，男女主角的对话不可能全程展开，很多地方只能点到为止，而小说不受这方面限制，可以更加酣畅淋漓，尽显这两个非凡灵魂的风采。他们的斗智就像阿庆嫂和刁德一在春来茶馆里的对唱，既能像烈酒那样品尝，也可以像上等龙井那样细细回味。电影版是烈酒，它的渗透迅速而全方位，而小说版则像那绿茶，喝一口可以抬头望远，慢慢感受其悠长的滋润。这是茗茶的优势。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

倘若吾以人之姿态与以弗所之兽类相搏，
而死者不能更生，则于吾何益？

《哥林多前书》

我眼前就能看到自己的骷髅，
还用得着去瞧那戒指上的骷髅吗？

约翰·多恩：《奉献》

1

行为科学部是联邦调查局处理系列凶杀案的部门，位于匡蒂科学院大楼的底层，有一半在地下。克拉丽丝·史达琳从联邦调查局模拟射击训练中心的靶场上一路快步走来，到这儿时已是满脸通红。她的头发里有草，那件联邦调查局学员的防风衣上也沾着草迹，那是在射击场一场抓捕训练中她冒着火力猛扑到地上时沾上的。

外面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所以她就对着玻璃门，就着自己的影子，将头发简单地拂弄了一下。她知道自己不用过分打扮看上去也是可以的。她的手上有火药味，可已经来不及洗了，该部的头儿克劳福德说，现在就要召见她。

她发现杰克·克劳福德独自一人在一个杂乱无序的办公套间里。他正站在别人的桌子边打电话。一年来，她这倒还是第一次有机会好好地打量他。她所见到的他的样子，叫她觉得不安。

平日里，克劳福德看上去像一位体魄强健的中年工程师。他读大学时的费用很可能是靠打棒球支付的——像是个机灵的接手，由他来挡投手板，对方可就头疼了。而如今，他瘦了，衬衫的领子那么大，红肿的双眼下是黑黑的一圈。每个能看报纸的人都知道，行为科学部眼下正大遭骂名。史达琳希望克劳福德不要开足马力拼老命，可在这儿，那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克劳福德突然“不！”的一声结束了他的电话谈话。他从腋下取

出她的档案,打了开来。

“克拉丽丝·M.史达琳,早上好!”他说。

“你好。”她只是礼貌地微微一笑。

“也没出什么事,但愿叫你来并没有把你吓着。”

“没有。”史达琳想,这么说并不完全是真的。

“你的老师告诉我你学得不错,班上排前十五名。”

“希望如此。成绩还没有张榜公布呢。”

“我时不时地会问他们。”

这使史达琳有些吃惊;她原以为克劳福德是个招募新手的警察小队长,两面派的耍滑头角色,成不了什么大器。

特工克劳福德曾应邀在弗吉尼亚大学讲过课,史达琳是在那儿遇见他的。他开的犯罪学课程质量高,她之所以来联邦调查局,其中就有这个因素。她获得进入学院的资格后曾给他写过一条子,可他一直没有回音;在昆蒂科当实习生三个月了,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史达琳是那种不求人施恩、不强求他人友谊的人,但克劳福德这种做法还是叫她感到困惑和后悔。可此刻,她很遗憾地注意到,当他的面,自己竟又喜欢上他了。

显然是出什么事了。克劳福德身上除了他那才智之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机敏,史达琳能看出这一点首先是从他的着装搭配及其衣服的质地上,即使衣服是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的统一制服。此刻的他整洁却了无生气,仿佛人正在蜕皮换骨似的。

“来了件活儿,我就想到了你。”他说,“其实也不是什么活儿,更确切地说是一份有趣的差使。你把那椅子上贝利的东西推开坐下。这儿你写着,学院的实习一结束,你就想直接来行为科学部。”

“是的。”

“你的法医学知识很丰富,但没有执法方面的经历。我们需要有六年执法经历的人,至少六年。”

“我爸曾是个司法官，那生活什么样我知道。”

克劳福德微微笑了笑。“你真正具备的是心理学和犯罪学这一双专业，还有就是在一个心理健康中心干过，几个夏天？是两个吗？”

“两个。”

“你那心理咨询员证书现在还能用吗？”

“还可以管两年。我是在你到弗吉尼亚大学讲课之前得到这证书的，那时我还没有决定要干这个。”

“雇用单位冻结不招人，你就被困住了。”

史达琳点了点头。“不过我还算运气——及时发现结果是获得了法医会会员的资格。接下来我可以到实验室干干，直到学院有空缺的职位。”

“你曾写信给我说要上这儿来是吧？我想我没有回信——我知道我没有回。应该回的。”

“你有许多别的事要忙。”

“你知不知道有关 VI—CAP 的情况？”

“我知道那是指‘暴力犯罪分子拘捕计划’。《执法公报》上说你们正在处理数据，尚未进入实施阶段。”

克劳福德点点头。“我们设计了一份问卷，它适用于当今所有已知的系列凶犯。”他将装在薄封皮里的厚厚一叠文件递给了她。“其中有一部分是为调查人员准备的，还有一部分是为幸存的受害者准备的，如果有幸存者的话。那蓝色部分是要凶手回答的，假如他肯回答的话。粉红色那部分是提问者要问凶手的一组问题，他以此获得凶手的反应及回答。案头活儿不少呢！”

案头活儿。克拉丽丝·史达琳出于自身利益，像一头嗅觉灵敏的小猎犬一样往前闻着什么。她闻到有一份工作正向她降临——那工作很可能单调乏味，只是往一个什么新的电脑系统中输入原始数据。竭尽全力进入行为科学部对她说来是诱人的，可她知道，女人一旦被拴住做秘书，结果会是什么样——一辈子就在这位置上呆着

吧。选择的机会来了，她要好好地选择。

克劳福德在等着什么——他刚才肯定问过她一个什么问题。史达琳不得不匆匆搜索自己的记忆。

“你做过哪些测试？明尼苏达多相人格类型测验^①，做过吗？还是罗夏测验^②？”

“做过，是明尼苏达多相人格类型测验，罗夏测验从未做过。”她说，“还做过主题理解测验^③，给儿童做过本德—格式塔测验^④。”

“你容易受惊吓吗，史达琳？”

“现在还没有。”

“你瞧是这样的，我们对在押的三十二名已知系列凶犯都试着进行了询问和调查，目的是为一些悬而未决的案子建立一个心理总结的数据库。其中大部分人都能配合——我想他们的动机是想露露脸吧，不少人是这样的。二十七人愿意合作。四名死囚的上诉尚未裁决，故而死不开口，也可以理解就是。但是我们最想要的一个人的合作还未能获得，我要你明天就去精神病院找他。”

克拉丽丝·史达琳胸中咯噔一下感到一阵喜悦，同时又有几分害怕。

“那人是谁？”

“精神病专家，汉尼拔·莱克特医生。”克劳福德说。

在任何文明场所，一提起这名字，总是紧跟着一阵短暂的沉默。

史达琳定定地看着克劳福德，可是她非常平静。“汉尼拔，食人魔王。”她说。

① 最初用以测试精神病患者，创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② 根据患者对一组标准设计的墨迹的不同解释，测知其人格结构，由瑞士精神病学家赫尔曼·罗夏(1844—1922)设计。亦称墨迹测验。

③ 要求被试者根据一套提示生活情境的图画来构想一个故事的一种心理投射测验。

④ 由德国柯勒、考夫卡等创立的一个心理学派，主张人的行为或心理现象不能以分析其组成部分得到充分解释，而必须代之以对整体的研究。亦称完形心理学。

“是的。”

“好的，呃——行，可以。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不过你得知道，我在想——为什么选我去呢？”

“主要因为你是现成的人选，”克劳福德说，“我不指望他会合作。他已经拒绝过了，但以前是通过精神病院院长这个中间人来谈的。我得能对人讲，我们已有合格的调查人员前去找过他并亲自提问过他。有些原因与你无关。我这个部里再派不出别的人去干这事了。”

“你们被野牛比尔困死了，还有内华达那些事儿。”史达琳说。

“你说对了。还是刚才说的——大活人没几个了。”

“你刚才说明天去——这么急！手头的案子有收获的没有？”

“没有。有倒好了。”

“要是他不肯和我合作，你是否还要我对他作心理评估？”

“不要了。莱克特医生是个难以接近的病人，有关他的评估我这儿多得都齐腰深了，全都不一样。”

克劳福德摇出两片维生素 C 倒入手心，在凉水器那儿调了一杯 Alka-Seltzer，将药片冲服了下去。“你知道，这事很荒唐；莱克特是位精神病专家，自己还为有关精神病的一些刊物撰稿——东西写得很不一般呢——可他从不提及自己那点点异常。有一次在几个测试中，他假装配合精神病院的院长奇尔顿——坐着无聊将血压计的袖带套到了自己的阴茎上，再有就是看一些破烂照片——接着他就将了解到的关于奇尔顿的情况首先发表了出来，把人家愚弄了一番。研究精神病的学生，虽然研究领域和他这案子没有关系，他们的信件，他倒都认真答复，他干的全是这么一套。如果他不愿和你谈，我只要你直截了当地报来，他样子如何，他的病房什么样，他在做些什么。他的自然状况，不妨这样说。注意那些进进出出的记者。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记者，都是些超市小报的记者。他们喜爱莱克特甚至胜过安德鲁王子。”

“是不是有家色情杂志曾经出五万美金要来买他的几张处方？我好像有那印象。”史达琳说。

克劳福德点了点头。“我敢肯定，《国民秘闻》已经买通了医院里什么人，我一安排你去，他们可能就知道了。”

克劳福德将身子往前倾，直到与她相距只有两英尺。她发现他的半截眼镜使他的眼袋又大了。他最近都在用李士德林漱口水漱口。

“现在我要你全神贯注听我说，史达琳。你在听吗？”

“是，长官。”

“对付汉尼拔·莱克特要十分小心。你和他打交道的手续，精神病院的院长奇尔顿医生会一一过目的。不要偏离这手续。无论如何，一丝一毫也不要偏离这手续。就算莱克特和你谈，他也只不过想了解你这个人。那是一种好奇心，就像蛇会往鸟窝里探头探脑一样。你我都明白，谈话中你得来来回回有几个回合，但你不要告诉他有关你自己的任何细节。你个人的情况一丝一毫也不要进入他的脑子。你知道他对威尔·格雷厄姆是怎么做的。”

“出事后我看到了报道。”

“当威尔追上他时，他用一把裁油地毯的刀将威尔的内脏挖了出来。威尔没死也真是奇迹！还记得《红龙》^①吗？莱克特让弗朗西斯·多勒赖德对威尔及其家人下了毒手。威尔的脸看上去他妈的像被毕加索画过似的，这都是莱克特的功劳。在精神病院他还将一名护士撕成了碎片。干你的工作，只是千万别忘了他是个什么人。”

“什么人？你知道吗？”

“我知道他是个恶魔。除此之外，谁也说不准。也许你最终能找到答案；我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挑你来的，史达琳。我在弗吉尼亚大学时你就问过我几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局长要看的是底下有你签名的

^① 托马斯·哈里斯所著的另一部小说。莱克特这一人物形象在作者的几部书中都曾出现。

亲自撰写的报告——要是报告写得清楚、简洁、有条理的话。那由我定了。星期天九点我一定要拿到报告。好了，史达琳，按指定的方案行动吧。”

克劳福德朝她微微笑了笑，可他的眼睛却了无生气。

2

弗雷德里克·奇尔顿大夫，五十八岁，州立巴尔的摩精神病犯罪医院院长。他有一张又长又宽的桌子，上面没有放任何硬或尖的东西。一些工作人员管这桌子叫“护城河”，而别的一些人却不明白“护城河”一词是什么意思。克拉丽丝·史达琳来到奇尔顿大夫的办公室时，他依旧在他那桌子后面坐着。

“有不少侦探来过我们这里，可我记不得有谁这么迷人。”奇尔顿说这话时依然没有站起来。

他伸过来的手亮亮的，史达琳不用思索就知道他用羊毛脂抹过头发。她在他前先松了手。

“是史特琳小姐，是吗？”

“是史达琳，大夫，中间是个 a。谢谢你抽时间见我。”

“这么说联邦调查局也拼命动起女孩子的念头来了，哈，哈。”他微微笑了笑作为停顿。

“局里有长进，奇尔顿大夫。确实是的。”

“你在巴尔的摩要呆几天吗？你知道，要是你了解这个城，你在这儿是可以过得很快活的，就像在华盛顿或纽约一样。”

她别过脸不去看他的微笑。她立刻意识到，对方已看出了她的反感。“我确信这个城市很棒，可是我奉命来见莱克特医生，下午就要回去汇报。”

“以后要联系的话，你在华盛顿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打电话找到你？”

“当然有。你这么想真使我感激。特工杰克·克劳福德负责这项计划，通过他你总能找到我。”

“明白了。”奇尔顿说。他的脸颊斑斑驳驳的呈粉红色，头发却是怪异的赤褐色，彼此很不协调。“请把你的身份证给我。”他一边让她站在那里，一边不急不忙地检查她的身份证。随后他将身份证交还她，站了起来。“要不了多少时间的，跟我来吧。”

“我原以为你会把情况给我简要介绍一下的，奇尔顿大夫。”史达琳说。

“我们可以边走边谈。”他从桌后绕了过来，看了看表。“半小时后我有个饭局。”

该死！她刚刚应该很快地好好观察他一下的。他也许不是个完全无足轻重的人，可能了解一些很有用的情况。虽然她不擅假笑，假笑这么一次也伤不了她什么。

“奇尔顿大夫，我和我的约会是在此刻。原本就安排在你方便的时候，可以抽点时间给我。和他的谈话中可能会有什么事冒出来，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可能还得先和你过一下。”

“这，我倒实实在在表示怀疑。哦，走前我还得打个电话。你到外面办公室去，我马上就赶来。”

“我想把我的外套和雨伞留这儿。”

“放那边外面。”奇尔顿说，“交给外面办公室的艾伦，他会收起来的。”

艾伦穿着发给收容人员穿的睡衣一样的一身衣服。他正在用衬衣的下摆擦拭着烟灰缸。

接过史达琳外套的时候，他将舌头在嘴里脸颊后面绕了一圈。

“谢谢。”她说。

“谢什么。你多长时间拉一次屎？”艾伦问。